

冥報記

涵芬樓秘
笈第六集

冥報記卷上

吏部尚書唐臨撰

夫含氣有生無不有識有識而有行隨行善惡而受其報如農夫之播植隨所植而收之此蓋物之常理固無所可疑也上智達其本源知而無見下愚闇其蹤跡迷而不返皆絕言也中品之人未能自達隨緣動見遂見生疑疑見多端各懷異執釋典論其分別凡有六十二見耶倒於是乎生者也臨在中人之後幸而寤其万一比見衆人不信因果者說見雖多同謂善惡無報無報

之說略有三種一者自然故無因果唯當任欲待事而已二者滅盡言死而身滅識無所住身識都盡誰受苦樂以無受故知無因果三者無報言見今人有修道德貧賤則早死或行凶惡富貴靈長以是事故知無因果臨竊謂儒書論善惡之報甚多近者報於當時中者報於累年之外遠者報於子孫之後當時報者若楚子吞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禱妖星多退諱齒凶逆旋踵伏誅趙高或亂俄而滅族之類是也累年報者如魏顆嫁妾終以濟師孫叔埋虵竟享多福漢幽鳩如意蒼苟成災齊煞彭生立豕而崇之類是也子孫報者若弗父恭於

三命廣宣尼之道鄧訓歲活千人遺和憲之慶陳平陰計自知無後欒黶怵侈盈被其殃之類是也若乃虞舜以孝行登位周文以仁賢受命桀紂以殘忍亡國幽厲以姀縱禍終三代功德卜祚長久秦皇驕暴及子而滅若斯之比觸類實繁雖復大小有殊亦皆善惡之驗但事談王道理關天命常談之際非所宜言今之所錄蓋直取其微細口驗冀以發起同類貽告子孫徵於人鬼之間若斯而已也釋氏說教無非因果因有是作果有是報無一法而非因無一因而不報然其說報亦有三種一者現報於此身中作善惡業有於此身而受報者

皆名現報二者生報謂此身作業不卽受之隨業善惡
生於諸道皆名生報三者後報謂過去身作善惡業能
得果報應多身受是以現在作業未便受報或次後後
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後報於此三報攝
一切法無所不盡足令諸見渙然大寤然今俗士尙有
或之多習因而忘果疑耳而信目是以聞說後報則若
存若亡見有受驗則驚嗟信服昔晉高士謝敷宋尙書
令傳高太子中舍人張演齊司徒事中有陸果或一時
令望或當代名家並錄觀世音應驗記及齊竟陵王蕭
子良作宣驗記王琰作冥祥記皆所以徵明善惡勸戒

將來實使聞者深心感寤臨既慕其風旨亦思以勸人
輒錄所聞集爲此記仍具陳所受及聞見由緣言不錯
文事專楊礪庶後人見者祈留意焉

隨京師大德沙門釋信行本相州法藏等僧初其母無
子久以爲憂有沙門過之勸念觀世音等母日夜祈念
須之有娠生信行幼而聰慧博學經論識達過人以爲
仙所說經務於濟度或隨根性指人示道或遂時宜因
事制法今去聖久遠報時亦異若以下人悟行上法法
不當報容能錯倒乃鈔集經注參驗人法所當學者爲
卅六弓名曰人集錄開皇初左僕射齊公聞其盛名奏

文帝徵詣京師住公所造真寂寺信行又據經律錄出
三階法四有其大旨勸人普敬認惠平觀仏性當病授
藥頓教一衆自天下勇猛精進之士皆宗之信行嘗頭
陀乞食六時禮拜勞力定心空形實智而已每坐禪說
法常見青衣童子四人持花立侍嘗與徒衆在堂中坐
禪衆人忽聞奇香光照堂內相共怪異諮問信行信行
令問弟子僧邕惠如邕曰向見化仏從空中來至禪師
前摩頂授記如云亦摩邕頂授記餘狀與邕說同後邕
與其徒衆隱太白山一旦謂衆僧曰當與師等還京衆
敬邕皆從之卽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發謂衆曰師等

努力今瞑必須入城日沒至漕上聞鼓音歎曰城門閉
矣遂宿於逆旅至昏時悲泣曰無所及矣衆問其故不
答明早入城至眞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時氣絕寺僧怪
問邕來答曰在山遙見多人持香花幡蓋從西來入關
遠門向眞寂寺邕疑禪師欲去故來也昨夜昏時見禪
師導從西去顧與邕別故知不及也初京城諸師有疑
信行法者至是相與議據付法藏經若人通耳過去中
正法故於是共觀信行頭骨兩耳正通乃皆慙悔信服
初信行徒衆居京城五寺後雖侵廣今猶號五禪師

僧老

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隨大業中因坐禪悟空遂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旣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衆逾怪問慧如曰彼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聞須見先亡知識不如答曰欲見二人王乃遣喚一人唯見龜來舐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者喚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鐵者一星迸著如脚如以被拂之舉目視門

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卅匹固辭不許云已遣
送後房衆僧爭往後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
如錢百餘日乃愈武德初卒真寂寺卽今化度寺是也

此寺臨外祖齊公所立常
遊觀每聞舅氏說云爾

絳州大德沙門釋僧徹少而精練於孤山西阿造立堂
宇多樹林木頗得山居形勝僧徹嘗出行山間土穴中
見一癩病人瘡痍臭穢從徹乞食徹愍之呼出與歸於
精舍旁爲造土穴給衣食教令誦法花經此人不識文
字性又頑鄙徹句句授之殊費功力然終不懈倦此人
誦經向半便夢有人教之自後稍聽寤至得五六而漸

覺瘡愈比誦一部畢鬚眉牙復生肥體如常而能爲療
疾臨嘗患腫僧徹遣此人禁呪有驗自說云然後房仁
裕爲秦州刺史表僧徹所立精舍爲陷泉寺初此地無
水僧徹常遠汲山下以自供一朝急有陷陷處泉出故
因以名陷寺也僧專以勸善爲務而自悟禪宗遠近崇
敬如父焉永徽二年正月忽屬累徒衆自言將死旣而
端坐繩牀閉目不動其天氣晴朗而花如雪香而不消
方二里許樹葉上皆有白色如輕粉者三日乃復常色
而僧徹已終至今三載獨坐如故久不臭懷唯目淚下

云

微弟子實秦等及
州人並說云爾也

河東有練行尼常法花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爲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燃香薰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箇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遣含竹箇吐氣壁外寫經一弓八年乃畢供養嚴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講法花經以此尼經本精完遣人請之尼固詞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弓皆悉如此法端等慙懼乃送還尼尼悲泣更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故

貞觀二年法端自向臨說

之當具說尼名字爾臨忘

蒲州仁壽寺僧釋道縣少聰慧好學爲州里所崇敬講
涅槃八十餘遍號爲精熟貞觀二年崔義直任虞鄉縣
令人請縣講經初發題悲泣謂衆人曰去聖遙遠微言
隱絕庸愚題悲泣謂衆人曰去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
心歸向自當識悟今之講說止於師子時日旣沒願各
在心旣而講至師子一旦無疾而卒道俗驚慟義直身
自徒跣送之南山之陰時十一月大地冰凍下屍於地
地乃生花如蓮而小頭及手足各有一花義直奇之令
人夜守守者疲睡有人盜折其花明旦視之周身並有

花出總五百餘莖經七日乃萎乾

義直及道俗
曾說云爾

河東沙門釋道英少脩禪行以練心爲本不愼威儀然而經律奧義莫不一聞縣解遠近僧尼爭就請決英輒報謂曰汝尙未疑宜且思疑疑成然後來問問者退而思疑多因思自解而去有思而不寤重來問者英爲說其機要皆喜寤而還嘗與衆人乘船黃河中流船沒衆人皆死道俗望見英沒臨河慟哭是時冬末河冰始泮兩岸猶堅英乃水中出行至岸穿冰而去岸人敬喜爭欲解衣衣之英曰體中尙熱勿覆衣也徐出而飯了無寒色視其身體如火炙處其識者以爲入定故也或時爲人收牛駕車食菽噉飯或着俗衣鬚長數寸嘗至仁

壽寺道懸敬安處之日晚求食懸謂曰上德雖無食相
豈不爲息譏嫌英笑答曰懸公心方馳驚不暫休息而
空飢餓何自苦也道懸歎服貞觀中卒

法端及道俗
皆說云爾

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隨大業中發心造石經
藏之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乃磨四
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
乃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隨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
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
千匹餘錢物以助成之瑀之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
共捨施故苑得遂其功苑嘗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

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屋而念木瓦難辨恐分費
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瀑雨雷電震山明旦既晴乃見
山下有大松柏數千株爲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
木松柏尤稀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逐自西山
崩岸倒木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服謂爲神助苑乃使
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悅而共助造堂宇
須之畢成皆如其志焉苑所造石滿七室貞觀十三年
卒弟子猶繼其功

殿中丞相里玄契大理丞采車明等
皆爲臨說云爾臨契以十九從車駕幽

州間鄉人亦同云爾
而以軍事不得之

東魏末鄴下人共入西山採銀鈔出穴未畢而穴崩有

一人在後爲石塞門不得出而無傷損其穴崩處有小穴不合微見日光此人自念終無口理乃一心念佛其父聞子已壓無處求屍家又貧窶無以追福乃持鹿飯一鉢往詣僧寺請一人齋衆僧多逐豐厚莫肯爲食父持飯大哭有一僧愍之受請食訖爲呪願因別去是日中其子在穴中忽於小穴明處見一沙門從穴中入來持一鉢飯以授此人食訖便不復飢唯端坐正念經十餘年齊文皇帝卽位於西山造涼殿匠工除此崩石乃見穴中人尙活出之與皈父母驚喜遂闔練行

雍州華馬司